

• 未名叢書 •

少女軍鼓隊

梁小斌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7
2

内 容 提 要

“少女军鼓队”翩翩而来。来自蓝天，来自江河，来自绿野，来自荒漠……

“少女”的眼睛看世界，世界自然是“少女”。幸福属于“少女”，爱情属于“少女”，希望属于“少女”。一片纯净、纯真、纯情的感受，如烟似霞，飘飘欲飞。唯其是“少女”，当会有困惑、惆怅和失落的梦。

少女军鼓队

梁小斌 著

*

安徽省文联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2插页 82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安徽第1次印刷

印数：1—5020册

*

ISBN 7—5059—0151—6/I·102

(统一书号：10355·1151)定价：0.94元

公刘

让希望之星重新升起

——序梁小斌诗集《少女军鼓队》

据我所知，关于梁小斌同志，其人有争议，其诗也有争议。这些，都已经是数年于兹的老话题了。

然而，当“未名丛书”的主持人嘱托我为这个选本撰写一篇序文时，我还是欣然从命的。

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上不同观点，不同评价的相持不下，恐怕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更不必害怕引火烧身。第二，作为青年诗人，梁小斌基本上是由我推荐给中国诗坛的，我应该善始善终。更何况这本书又是令作者万分兴奋的第一部创作集结，出版于新诗被冷落（虽然另一方面也煞有介事地吹吹打打）的今天，颇有那么一点“逆流而上”的“挑战”气概，这，似乎是一种象征，既和作者的性格相吻合，也和我的性格相吻合。

话要从一九七九年说起。

这年元月，梁小斌来找过我一趟，可我正在对越自卫

还击作战的前线采访。春未夏初，我回到合肥。一天中午，有一位身材瘦小的青年人（简直象个大男孩！）穿过摆满各家炉灶炊具的楼道，排闥而入，直呼：“谁是公刘？”我起身答应，招呼他进家，也不待询问，他又接着自我介绍：“我是梁小斌。”谈话立刻进入正题：诗。历数小时方才结束，使我哭笑不得的是，他起身告辞，竟象彬彬多礼的日本人那样一躬到地：“公刘先生，请允许我下次再来。”人说这是前倨后恭，我说这是一代青年共同心理——性格的自然表露，倒也有趣。

其后，才有了《安徽文学》“新诗三十家”专辑中的《彩陶壶》，才有了《诗刊》“青春诗会”的请柬，以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所造成的小小的轰动。

不必故作谦虚，我的引荐的确起了开路的作用。可是，双腿长在跋涉者的身上，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终归是诗人本身的才华，是他那几首清亮似水而又甘美胜酒的新诗。

这期间，梁小斌常常跑来找我谈诗，从不忘记携带他的新作，征求我的意见。渐渐地，我觉察到他阅读面不够广阔，思路也欠明晰而条理化，同时往往流露出固执的偏激情绪，很容易被任何时髦的“新思潮”所裹挟。他的诗作中的闪光的东西，也主要是来自特殊的天资秉赋，与真正牢靠的功力器识无关。此外无论在处理职业与事业、工作与写作抑至感情（父子、母子、兄弟、爱侣……）与性情之间的关系，都有不尽妥当之处。梁小斌远远没有成熟。从此，

我开始把“进言”的重点，由以肯定为主转为以要求为主。特别是在当他和安徽的一大批诗人一道获得“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创作奖”之后，身陷于部分狂热捧场者的不正常氛围中，明显地滋生出一股飘飘然情绪，我的批评也随之日趋严格了。

梁小斌这时作出了一个非常幼稚可笑反应。他大概认定我不合时代潮流的落伍者，非但从此不再登门，而且多次在大街上迎面相遇，也象陌生人一样，实在太滑稽了！

说实话，这个举动带给我的只有惊讶，并没有气愤。了解内情的人为我鸣不平，我的答复只有一句话：“这没有什么，我见得多了。”

接着，便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事态：梁小斌决心从事专业创作，因而屡屡请假和超假；梁小斌终于遭到工厂的“除名”而彻底失业，并且被掐断了粮油供应（他的户口在那个工厂）；梁小斌依靠一位爱好诗歌的企业家“救济”，才没有沦为“饿殍”……在如此尴尬的时刻，我为他干了些什么呢？我找省文联，找作协分会，找那家工厂，找他的知心好友；找来找去，纯属无效劳动，因为，梁小斌还有一肚子的委曲，他还要保持并发扬男子汉精神，他不领情，也不合作。这时候，我简直失望极了。我为中国的新诗痛心，因为我竟然在现代青年梁小斌身上认出了古老的阿Q！这么看来，阿Q果真是无所不在、万寿无疆的了。诗人刘祖慈同志也是梁小斌的自作多情的保护人之一，这时，他也只得叹息爱莫能助了。

到了一九八四年，突然，我收到了一封寄自芜湖的长信。写信人自称是梁小斌的妻子。（哦，小斌他结婚了！）她要求我原谅她丈夫，继续帮助她丈夫。我想，实在说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的，问题的关键倒是在于：情况变成这样了，我还能从哪方面给他以帮助？这封信不好回答，便搁下了。同年，作协分会召开青年创作会议，我和梁小斌在睽违多年之后重逢。我发现他仍然自我感觉良好，并未被命运击倒，不免暗自高兴：对！这才象个诗人的样子！更令人欣慰的是，他变得比较更有人间烟火气了。他觉悟到，诗人毕竟也是需要吃饭的生物，而在我们“贵国”，任何人还必须安于指定的范围，遵循指定的途径，按照指定的份额“吃饭”。我想，这大概是肚皮对他进行了唯物主义教育，而并非象我这等人的劝导奏了奇效吧。

于是，我们又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联系。

我考虑，象梁小斌这样长处突出、短处也突出的青年，我们的社会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他拒之门外的——扼杀（包括闷杀）一个有才能的人，又是多么的轻而易举啊！不过，我又考虑，要呼吁社会“接纳”他，首先要呼吁他本人自觉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诚然，我无权代表整个社会；我一个人，那怕再加上另一些人的理解与宽容，同样无法改变铁的现实。因此，后来的历次谈心都绝口不提诗歌，只是反复地规劝他正视“国情”。他认真地听着，一声不吭，表情却显得惶惑而茫然，仿佛我在对他宣示深奥莫测的《易》经或者瑜伽术似的。

唉！

梁小斌过去是天真的，我说过，简直是个大男孩。但，那个时候，他的眉宇之间，就透露着一股压抑和忧郁。如今，天真几乎压根儿失踪了，剩下的却是三倍的压抑和忧郁……

非难现实主义诗歌的同志，只顾急急忙忙将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乃至天知道属于什么主义的篇章包裹在一起，笼统冠之以“新诗潮”的美丽牌号，便向读者大事推销。姑且勿论这种失之卤莽的举动带有强烈的排他性，仅以面目各异的产品本身而言，似乎也缺乏严肃认真的检验、鉴别和评估。譬如梁小斌，不少人都把他叫作现代派，至于梁小斌这个现代派到底怎么来的？对不起，谁也没有工夫去研究了。其实，据我的了解，梁小斌笔尖上的现代色彩，绝非“横向移植”的结果，倒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为他提供了无限丰富的色素。换句话说，不是来自翻译的洋书，而是来自生活的土壤；不是来自仿效，而是来自颖悟；不是来自感官的快乐，而是来自心灵的痛苦。而且，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梁小斌既不是北岛，也不是舒婷，梁小斌就是梁小斌。他们固然共属一群，却又分明各具个性各具特点。愿意动脑筋的人当不难察觉，何以二十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的华夏大陆，会绽放象梁小斌这样土生土长的“现代派”花朵？是的，这是一个令人困惑而又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恐怕还不单单是文学现象。

梁小斌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点，即：强烈的怀疑

精神，也就是批判精神。我认为，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是科学的产物。当然，梁小斌在这方面也有薄弱之点：第一，他用得比较滥，这是不对的；须知，任何怀疑和批判，都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大量把握以及透彻研究之上的，否则，便是轻率。第二，他不怎么对自己也加以怀疑和批判。我们知道，真正的大作家都是严于解剖自己的，远的可以看看鲁迅，近的可以看看巴金。梁小斌怎么可能一贯正确呢？这个从积极面和消极面都得到充分表现的特色，是不难在他的诗作中一眼便看出来的。

此外，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梁小斌对“少女”的近乎宗教崇拜的感情。我以为，这一感情是很纯洁、很虔诚、很激动的，与“性”无关，它反映了梁小斌心地明净无瑕的一面。他和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不同，他不单是把女孩子当作水，把男人当作泥，而是切切实实寄托了他对人世理想与追求；他愿意看到一个美好的明天，美好得如同他心造的“少女”一般。这，无疑多少又有一点脱离实际。尽管如此，我们都不忍嘲笑诗人的善良与痴迷。梁小斌不是这样歌唱过么：“我的家乡在未来！”

正是在这一总背景之下，他向我们推出了字字辛酸不忍卒读的《断裂》。这是那个写过《我曾经向蓝色的天空开枪》的梁小斌么？这是那个写过《大街，象自由的抒情诗一样流畅》的梁小斌么？这是那个写过《用狂草体书写中国》的梁小斌么？是的，是那个梁小斌，又不是那个梁小斌。岁月流逝，他额头的玫瑰萎黄了，他心灵中的明

快、清朗和单纯消褪了，只剩下了曾用玫瑰花瓣掩盖过的伤痕，和浊重、晦暗、烦燥的律动……

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无法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拨，象解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那样，去解释《断裂》了。于是，悲哀袭来。但，这绝非压迫着梁小斌一个人的悲哀，这悲哀是大家的，人人有份——只要他还承认对社会的变革进程肩负着一重责任。

“断裂”，诚然不是诗人的臆造，不是妄想狂患者的梦呓。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梁小斌（换句话说，梁小斌有没有义务回答我们）：告别“断裂”，超越“断裂”，奔向那万头攒动的地方，为众多的朋友，为众多的同龄人歌唱呢？那怕歌声中始终跳荡着苦恼的影子？

想来想去，我觉得，恐怕只剩下“反求诸己”这一条路了。让希望之星重新在路的前方升起吧！

梁小斌，快背负起生活的十字架来吧！

回到人群中来吧！莫要踽踽独行了！

要相信“人”，就象相信“诗”一样。

在他送交的全部诗稿中，我认为，入选的八十多首，有一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剩下一半程度不等的差些，还有几首，我怎么也读不懂。然而，我也同意“放行”——因为，我读不懂，不等于别人也读不懂；梁小斌自己就说过：“集邮迷的心思，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到”。此外，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大声疾呼，他（她）在为儿子一辈甚

至孙子一辈写诗。那么，就让儿子们和孙子们去评判吧，
让时间(它最公正)去筛选吧。我恪守，我警惕的只有一条：
切不可学习某种诗评家，为了讨好而强作解人，为了自眩
而乱说一通！

1987年1月1—4日写于合肥

目 录

让希望之星重新升起公刘(1)

诗的自白.....(1)

金黄的草帽(2)

我热爱秋天的风光.....(4)

黄昏即景.....(6)

白雪，你使我心情舒畅(7)

青春协奏曲(8)

少女军鼓队(9)

那个屋顶仍在那里.....(12)

你还没有下雨时穿的鞋子(13)

你晾干头发就回来.....(15)

山顶上站着一只爱我的小鹿.....(17)

早晨，我出门(18)

我 要.....(19)

我也是中国的希望.....(21)

这是晚风.....(22)

玫瑰花盛开	(23)
爱情和理想	(24)
金苹果	(25)
发 现	(27)
彩陶壶	(29)
我曾经向蓝色的天空开枪	(31)
节奏感	(33)
我已进入青春时代	(35)
美丽的情人	(37)
我的虔诚的双手	(38)
你让我一个人走进少女的内心	(39)
我的太阳鸟	(41)
大街，象自由的抒情诗一样流畅	(42)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44)
雪白的墙	(46)
钮 扣	(48)
无 题	(49)
夏日童话	(50)
在我雪白的衬衫边	(52)
爷爷的手杖	(54)
赠M君	(56)

啊，再见	(57)
我向你表露心迹	(58)
大地沉积着黑色素	(59)
前额上的玫瑰	(61)
用狂草体书写中国	(62)
日环蚀	(63)
集邮迷的心思	(65)
家乡的草堆	(67)
为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甜蜜	(68)
心灵上的雪花	(71)
蓝色货币	(73)
我属于未来	(75)
钢琴不再为我伴奏	(77)
走在似醒非醒的庞然大物之间	(79)
出了差错	(80)
星期日独白	(81)
候车记事	(83)
裤兜内的分币	(85)
一种幸福	(87)
自学者之一	(89)
自学者之二	(90)

自学者之三	(91)
分 辨	(92)
诗 人	(93)
阅 历	(94)
红砂石建筑群	(96)
人生警句	(98)
听说银幕上出现了魔鬼	(99)
笨 拙	(100)
目 光	(102)
拳头, 击在眼球上	(104)
重新羞涩	(106)
回 忆	(107)
胆怯之余	(109)
《格旦斯克》	(111)
片 刻	(113)
寻找另一种孤独的方式	(115)
真实的亲吻	(116)
鱼 汤	(117)
洁 癖	(119)
学习纯洁	(120)
一种掩盖方式	(121)

指 令.....	(122)
为了重新偷吃一次.....	(123)
斜视的天空.....	(124)
两种创伤.....	(126)
断 裂.....	(127)
 作者自述.....	 (136)

诗的自白

一棵小草的生长
和大海的涨潮显得同等重要

一只鸽子歪着脑袋的神情
和一个孩子的思维显得一样可爱

黄金和泥土
你能说黄金比泥土珍贵

我的语言只是喁喁私语
你难道认为我仅是在和姑娘谈情

思想不再闪光
它已变为一块深沉的土地

一个思想者躺在麦田里
他感受着这浩渺宇宙的气息

一颗带有殒石的心在跳动
我的诗啊，它多想能感动全世界的人民

1976年

金黄的草帽

金黄的草帽
快向我飞翔
遮住我这束黝黑的光

草帽遮住了我的面容
太阳晒黑了我心灵的门窗
黑嘴唇从没有亲吻过任何姑娘
人们不知道
我正望着那一边
她正飘荡在打谷场
晒得就象黑夜一样

金黄的草帽
快向我飞翔吧
遮住我这束黝黑的光

草帽遮住了我的灵魂
额头在阴影下放出光芒
麦浪滚滚目送着太阳
人们忘却了
我要走到弯曲的河旁